

中

梅花血

●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青雲

远方出版社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梅花血

梅花血

中册

远方出版社

梅花血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红星新华印刷厂

印 张:26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44-0116-7/I.334

定 价:48.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十七章	庐山面目	(251)
第十八章	奇峰突起	(261)
第十九章	横生阻拦	(276)
第二十章	醉客又现	(288)
第二十一章	一片诚心	(300)
第二十二章	香饵金钩	(313)
第二十三章	吞钩蹈网	(324)
第二十四章	话中套话	(339)
第二十五章	故弄玄虚	(350)
第二十六章	鬼见愁	(364)
第二十七章	螳螂捕蝉	(378)
第二十八章	面对大敌	(394)
第二十九章	毒计惊人	(411)
第三十章	巧遇神偷	(425)
第三十一章	冤家对面	(440)
第三十二章	失之交臂	(456)
第三十三章	众将巧技乞神偷	(472)
第三十四章	万魔之魔	(489)

第十七章 庐山面目

燕小飞道：“那么，容甄某人向阴家昆仲四位讨教后，再行领教谷主绝艺神功。”

仲孙双成嫣然一笑说道：“哪儿的话，该是我向甄大侠讨教……”

看了“白衣四灵”一眼，接道：“仲孙双成眼光不会太差，阴常兄弟四人不自量力，还请甄大侠手下留情！”

“白衣四灵”可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是轻易服人之人，阴常细眉一挑，方欲发话燕小飞已然含笑说道：“四位，动拳脚，还是动兵刃？”

阴常尚未答话，仲孙双成突然说道：“切磋武技，何须兵刃？”

谷主说了话，阴常可不敢不加答理，赶紧躬身说道：“属下遵命！”

语落，挥手，与其他三灵同时闪身飘起，各占方位，分东、西、南、北，把燕小飞围在中央。

燕小飞安详、泰然，视若无睹，淡笑挥手，道：“老哥哥，白四侠，请站到圈外去。”

南宫隐咧嘴笑道：“小龙儿，你不会替我老人家丢人，我老人家很是放心。”

当即僧同白亮退出圈外。

燕小飞目光轻扫，向着“白衣四灵”含笑说道：“四位，甄某人生平与人动手过招，向来是不先动手，四位请吧。”

这句话，又激得“白衣四灵”火冒三丈，阴常闷声不响，阴阴一笑，由正东方位飘起，闪身疾扑而至！

单掌箕张，直取燕小飞前胸，来势既快又狠！

燕小飞卓立没动，容得阴常掌至，忽地扬眉轻笑，突出一指，疾点阴常掌心，然后反臂纵抛，再点一指！

就这一指，刹那间逼退两人！

原来，阴常飘身抢攻之时，站在西方的阴桐，也闪身偷袭，阴常抢攻是虚，阴桐偷袭是实！

不管抢攻也好，偷袭也好，俱告双双无功，若非燕小飞只在恫吓，未下辣手，还要丢了大人，委实把阴老大和阴老二吓破了胆，机伶伶地各出一身冷汗，一时没敢再动。

“四位，这是我第一……”

“招”字未出，居南阴皇，居北阴成一声厉喝，双双扑至！四只鬼爪也似的手掌，挟带泼辣指风，分袭燕小飞左右“肩井”！

这两个可远比前两个狠毒，一出手便是成名绝技，看家本领，歹毒霸道的“阴煞掌”！

燕小飞陡挑长眉，笑道：“两位，咱们之间，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请速收手，要不然可别怪我甄某人下手过重！”

阴皇、阴成置若罔闻，依然扑到！

燕小飞目闪威棱，冷哼一声，道：“两位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有掌电出，一挥即收！

连仲孙双成、南宫隐都算上，没人能看清是怎么回事儿，但那阴皇、阴成已然是齐声闷哼，垂手暴退！

瞧吧，四只腕子上，各有一道赤红指痕，而且肿起老高，这一下够受的，阴皇、阴成只痛得脸上变了色，泪珠子直流，只差没有跳牙咧嘴，呼痛出声。

仲孙双成不愧绝代巾幗，领袖一方，雄才大略的红勒英雄，仍是那么面带微笑，泰然、安祥！

燕小飞淡然一笑道：“四位，请合力施为，尽出绝学，只剩一招了！”

阴常马脸铁青，突然撮唇低啸！

啸声方落，“白衣四灵”垂臂袖手，忽地绕场缓步走动。

燕小飞没在意。

仲孙双成脸色微变，却轻启檀口：

“阴常，你四人可别自取其祸！”

阴常边走边道：“谷主放心，为维护谷主声名，属下四兄弟不惜孤注一掷，誓必挫败此人！”

仲孙双成黛眉陡挑，但旋又转望燕小飞道：“他四人不知进退，万请甄大侠手下留情！”

“谷主放心！”燕小飞笑道：“甄某人遵命就是！”

说话间，白衣四灵绕走的速度又由缓渐速，由徐渐疾，渐渐地变成一围白影，不但快捷如电，而且隐挟呼呼风响，声势甚是惊人！

观望中，南宫隐猛然想起一事，心头大震，扬声呼道：

“小龙儿，留神，这是阴家兄弟仗以成名的阴……”

话犹未完，葛地里：一圈白影向内突缩！

适时，燕小飞长笑震天：“四位，这是第三招，留心胸前！”

罢风激扬，劲气飞旋，那圈自影一合乍分，四射飞退！

“白衣四灵”马脸更白，自得没一丝血色，神情惊骇，瞪目张口而立，胸前白衣各少了巴掌大小一块！

足证燕小飞是手下留了情份，要不然掌及对方要害之下，只要稍为加功一分，掌力微吐那后果可想而知！

燕小飞右掌一摊，安然淡笑，道：“四位，如何？”

白衣四灵神色一转默然、颓废，低下了头，赧然不语。

但阴常旋即猛然抬头，丑脸抽搐，向着仲孙双成恭谨躬身，颤声说道：“属下等无能，有损……谷……”

仲孙双成皓腕轻抬，柔莫微摆，平静地说道：“胜败兵家常事，何况你四人是败在甄大侠之手，不算耻辱，何罪之有？一旁站着！”

阴常没敢多说，躬身谢道：“谢谷主不罪之恩！”

说完，偕同另三个心惊胆战、垂头泄气的兄弟，默默退往一旁。

仲孙双成目光移注燕小飞，嫣然笑道：“多谢甄大侠留情之德，仲孙双成感同身受。”

燕小飞微笑说道：“谷主言之太重，甄莫隆愧不敢当。”

仲孙双成嫣然再笑，侧顾轻喝：“阴常，看看燕大侠回来了没有？”

阴常躬身应声，领命而去。

须臾，飞步转来，报道：“禀谷主，燕大侠尚未转来！”

仲孙双成目注燕小飞，正待说话，燕小飞已然笑道：“那不要紧，谷主只记住欠甄某人一个燕小飞就是了。”

仲孙双成颇为感激地笑道：“多谢甄大侠！”

燕小飞道：“好说，一个月后放人，甄某人万请谷主遵守诺言。”

东道虽然输，可输得一点也不难过，仲孙双成笑道：“何须甄大侠再复多事交待，仲孙双成绝对遵诺照办。”

燕小飞道：“甄某人也谢过谷主！”

仲孙双成嫣然一笑道：“甄大侠可还要仲孙双成回‘翡翠谷’？”

燕小飞道：“谷主是否要不吝赐教？”

仲孙双成道：“当面错过向甄大侠讨教的机会，仲孙双成会引为毕生憾事！”

这位脂粉魔头秉性刚强，她是非挽回些颜面不可！

燕小飞可不是糊涂人，自然明白仲孙双成用心，淡然一笑，道：

“能在谷主手下走几招，甄某人引为毕生荣宠！”

仲孙双成嫣然笑道：“甄大侠好会说话！”

南宫隐突然插了一嘴，咧嘴笑道：“女娃儿，我老人家这位老弟的口舌之笨，可说是放眼天下找不到琴二个人，八成儿今天他

是福至心灵，嘴也巧了！”

这句话，听得仲孙双成竟然莫名其妙地娇靥一红！

燕小飞只是皱皱眉，望了南宫隐一眼！

南宫隐却像毫本自觉地自言自语，又道：“人家是坐山观虎斗，我老人家却是坐山观龙凤斗，人生几何，对手难得，要比，你们就比个痛快，我老人家正好饱饱眼福。”

说到此处，即闭口不言，袖手静看究竟。

燕小飞注目仲孙双成，笑道：“谷主打算怎样赐教？”

仲孙双成略一沉吟，道：“我也想跟甄大侠以三招为限，在掌法上讨教一二！”

这位红粉魔头，的确高傲得很，她见过燕小飞的掌法招式，也看出奇奥无穷，但她偏偏挑上这奇奥无穷的一种，而绝不畏难就易，选择比斗内力真气以及其他等等。

其实，这也是不占人便宜的好处，要不然，她若是挑上比斗内力真气，或其他武功，获胜的希望更属渺茫。

她语音方落，燕小飞目射佩服神色，欣然点头说道：

“甄某人敬遵芳谕，对谷主，甄某人不敢循馈例，只好斗胆酒越了，谷主请接甄某人这一招！”

闪身纵起，出手迟缓，轻飘飘地一掌拍向仲孙双成左肩，这一招，他仅仅贯注了六成真力。

仲孙双成面带娇笑，一声：“好说，仲孙双成多谢甄太快不吝指教！”

皓腕轻抬，柔莫微展，纤纤五指，迎着燕小飞铁腕攫去，这一招，看似缓慢，其实迅捷如电，而且威力无伦，奥妙无比，面前五尺方圆，一齐笼罩在她美妙指影之下！

燕小飞展眉笑道：“谷主，好高明的‘芙蓉掌’！”

铁腕一沉，改拍为点，中指突出，斜斜点向仲孙双成右“肩井”！

仲孙双成笑道：“若比起甄大侠的罕世绝学，恐怕我这‘芙蓉

掌’难免要逊色多多!”

柔美改抓为切，闪电疾挥，削向燕小飞攻来右腕!

同时右掌屈指遥弹，一缕锐风，反袭燕小飞的“曲池”大穴!

燕小飞长眉一扬，笑道：“只剩一招了，谷主小心!”

右掌一抬，五指箕张，向插在仲孙双成乌云首上的一枝斜挑凤钗抓去!

这一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奇奥已极，只有仲孙双成这等功力之人，才能识得，刹那间，脑中闪电百旋，连想七八种招式，竟发现绝无一种招式，堪以化解拆破，连比拟六七种身法，也没有那种身法，能够躲得开燕小飞这看似平淡的一招!

眼看那枝斜挑凤钗，就要落入燕小飞手中，仲孙双成仍自束手无策，心中大急，神色惨变!

但就在此时，燕小飞却突然撤腕收招，引身飘退，拱手笑道：“谷主高明，渊停岳峙，敛刃藏锋，甄某人这一招若是用实，露出空门，必将大讨没趣，故而趁早收手，厚颜求和，请谷主当不致骂我狡狴哩!”

话音刚了，仲孙双成突然盈盈敛衽，道：“多谢甄大侠手下留情，保全颜面，仲孙双成永志不忘，容图后报!”

敢情，她明白好歹，毅然认输，这种胸襟、气度，不愧一谷之主，也着实令人佩服。”

站在场外的也只有南宫隐一人瞧得清楚，在“白衣四灵”与四鼠自亮眼中，却是高下不分，强弱难判!

仲孙双成话声方落，四灵神色一变，阴常扬声说道：

“谷主，属下等看得清楚，这三招……”

仲孙双成美目一瞪，暴射威棱，轻难说道：

“你看清了什么？也不怕甄大侠见笑，给我闭上嘴，少说话!”

阴常身形一颤，垂首不敢多言!

仲孙双成目光转注燕小飞，娇靥上又浮起一片娇美甜笑，说

道：“下属们有眼无珠，甄大侠幸勿见笑！”

燕小飞忙道：“好说！”

仲孙双成娇靥神色一转静穆庄重，又道：“武林人物讲究一诺千金，仲孙双成不敢食言，这就率众返回‘翡翠谷’，从此打消争夺‘蟠龙鼎’的念头！”

燕小飞庄容说道：“多谢谷主成全，甄某人私心甚感不安！”

仲孙双成黛眉双轩地说道：“甄大侠说那里话来？有道是：‘奇珍异宝，唯有德者方能居之’！又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仲孙双成对那‘蟠龙鼎’，德不足居之，力不足掠之，正好藉此远离血腥灾祸，心中倒是十分感激甄大侠呢！”

燕小飞暗中大为感佩，正待向她安慰几句！

仲孙双成已然美目深注，庄容又道：“仲孙双成自认眼力不差，甄大侠二身修为冠绝宇内，罕有匹敌，但武林中有数高人，仲孙双成均极谄熟，唯独对甄大侠却极陌生，斗胆动问，甄大侠当真姓甄？”

这下燕小飞可大大地难了，有心瞒到底，可又不忍，想直说嘛，冒名之人未获，又怕打草惊蛇。略一迟疑，只得咬牙点头！“不错？甄某人的确是甄莫隆！”

仲孙双成黛眉一皱，满面惑然，默默不语！

南宫隐由来最爱坏事，突然一笑，又插了嘴：

“女娃儿，你前些日子对付我老人家的那份聪明，往那儿去了？我老人家帮你个忙，你且在‘甄莫隆’三字之上，仔细玩味一下！”

燕小飞阻拦不及，又急又气，可拿这位老哥哥一点办法也无，只有恶狠狠地向他瞪了一眼！

仲孙双成不愧冰雪聪明，略一寻思，立有所悟，神情猛震，娇靥上一片惊喜欲绝之状，美目圆睁，檀口半张地，失声说道：

“甄莫隆，真墨龙，如此说来，你，你是燕……”

南宫隐大笑说道：“想通了吧？行，女娃儿，有你的！”

这时，“白衣四灵”也自恍然大悟，大惊失色之余，不由暗自庆幸，栽在这位武林第一高手手下并不丢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能保全性命，也更是大大侥幸！

但是，另外，他四人心中，还有一种极端诧异，这诧异跟仲孙双成一样，那就是，怎么这儿又钻出一个“铁血墨龙”？

仲孙双成美目凝注，方欲发问。

南宫隐大笑又道：“女娃儿，别问，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铁血墨龙’，你不相信，我老人家让他取下肠上那张捞什子，让你瞧瞧！”

随即转向燕小飞，笑道：“小龙儿，怪腻人的，拿下来吧！”

燕小飞心里暗暗叫苦，却只得抬手把那张人皮面具取下！现出他那副雄纠纠，气昂昂，英武威猛的真面目。

够了，仲孙双成这下完全明白了，娇靥上陡起红云，眉宇间忽现煞气，银牙紧咬，欲哭无泪，顿足说道：

“好个该死的东西，你害苦了我！”

恨归恨，气归气，羞归羞，芳心深处，还有一丝丝儿安慰，这安慰只有他自己明白，否则，她早羞愤自绝了！

这句话，听得燕小飞心中一阵溅然，一阵叹疚，还有一阵因痛恨而起的怒火杀机！

由这位红粉魔头，他联想到了“无垢玉女”冷寒梅，心中又是一阵绞痛，怒火杀机为之更盛，抬眼深注，道：

“燕小飞事出无奈，谷主谅解！”

仲孙双成羞愧万端，泫然欲泣，却强忍珠泪，陪笑说道：“好说，倒是仲孙双成……”

她怎么样？她没说出口，天晓得，让她怎么说？

南宫隐是有心人，忙笑道：“女娃儿，你如今该知道，我老人家这位老弟，为什么向你要那个冒牌货色了吧？”

仲孙双成点头不语。

南宫隐道：“女娃儿，恐怕你还不知道，那‘无垢玉女’冷寒梅

姑娘，几乎跟你有着同样的一段遭遇！”

仲孙双成一震说道：“南宫前辈此言当真？”

南宫隐道：“事关冷姑娘名誉，我老人家还会骗你不成？”

这话不错，这种事若是无中生有也颇损阴德！

同病相怜，仲孙双成激于义愤，脱口说道：

“南宫前辈，那冷姑娘可曾……”娇靥一阵飞红，住口不言！

南宫隐可不是糊涂人，暗暗一笑，道：“还好，她还是她！”

一面说话，一面却有意无意地，望了仲孙双成一眼！

仲孙双成红透耳根，微微摇首！

“咚！”地一声，南宫隐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心想：“还好，要不然小龙儿罪孽深重，这一辈子可够瞧的……”

老眼凝注，道：“女娃儿，我老人家奉劝一句……”

仲孙双成猛抬螭首，娇靥上一片坚毅神色，语音也平静得出奇，接口说道：“多谢前辈，晚辈知道该怎么做！”

南宫隐点了点头，道：“女娃儿，那冒牌货色当真不在？”

仲孙双成点头说道：“晚辈本就不敢欺骗前辈，现在更不会！”

这话可不错，属于由衷之语。

南宫隐道：“我老人家只是问问，你不知道，小龙儿会为他背了黑锅，亲口答应人家缉凶归案的期限，没多久了，到时候要是交不出那冒名之人，只怕他得含冤负屈地，任人处置！”

仲孙双成微怔说道：“怎么回事？燕大侠跟谁定了期限？要把那冒名之贼，交给谁呢？”

南宫隐道：“‘长江三十六舵’的总舵主司徒文，订了期限，要把那冒名的该死东西交给司徒文！”

接着，遂把那冒名之人，夜挑“长江三十六舵”中的“九江分舵”，司徒文“九连”问罪，燕小飞以一年之期缉凶，冷寒梅为证之事，概略地说了一遍，最后又道：

“这东西够机警，够狡猾的，才闻着一点风声，却又被他逃脱

了。宇内辽阔，人海茫茫，却让人再往哪儿去找？小龙儿为了‘蟠龙鼎’事，一时又哪能分身离开金陵……”

仲孙双成道：“他并不知道燕大侠……”

南宫隐截口说道：“他或许不知小龙儿来了，但他可知道我老人家业已到此，而且还被留下，遂料准了我那老搭挡小龙儿，不会不来！”

仲孙双成沉吟片刻，目注燕小飞，道：“燕大侠跟司徒文所订的一年之期，还剩多久？”

燕小飞道：“还剩半年！”

仲孙双成道：“那么，也请燕大侠给我半年之期！仲孙双成半年内，遍寻武林，穷搜宇内……”

燕小飞颇为感激地摇头说道：“谷主好意，燕小飞心领，这是燕小飞的事，怎好烦劳谷主，为我奔波劳累？”

仲孙双成道：“燕大侠别忘了，仲孙双成也是受害人！”

燕小飞道：“但谷主受害，却是由我‘燕小飞’三字而起！”

仲孙双成娇靥一红，道：“人是由仲孙双成这儿跑掉的！”

燕小飞道：“这不关谷主，谷主事先并不知道！”

仲孙双成道：“我不是为燕大侠，只是为我自己！”

燕小飞一怔，道：“这……”

这他可管不了，人家为了自己，理由太以正大！

“小龙儿，这什么？”

南宫隐截口说道：“还是我老人家章个主意吧，这样好了，你逮你的，她逮她的，在你不能分身之际，有人来帮你忙儿，还不好么？”

燕小飞还想再说。

南宫隐一瞪老眼，又道：“别婆婆妈妈的，我老人家生平就讨厌不干不脆！”

第十八章 奇峰突起

这一来，燕小飞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点头，笑道：“既然如此，燕小飞这儿先行谢过谷主！”

仲孙双成道：“燕大侠何出此言？若不是燕大侠驾临，仲孙双成至今还蒙在鼓里，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倒是仲孙双成向燕大侠深为致谢，容我略备水酒，聊表心意！”

语毕，皓腕轻抬，向着“白衣四灵”摆了摆手。

“白衣四灵”躬身领命而去。

‘燕小飞忙道：“燕小飞另有要事在身，未克久留，不便多事打扰……”

南宫隐截口说道：“小龙儿，你还有什么要事？”

燕小飞为之语塞，好窘，道：“这个，这个……”

“少这个的！”南宫隐老眼双瞪道：“别说你没事，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不比我老人家喝酒重要。我老人家肚子里酒虫早就闹翻天，就等女娃儿的这句请客的话，别罗嗦了，我老人家替你点头答应！”

这下好，燕小飞还能说什么，心中却着实“恨”透了这位嗜酒如命的老哥哥。

南宫隐说得一丝不差，天下没有比他喝酒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天要塌了，也挡不住他抱着葫芦喝他的酒，还保险连眼皮儿都不抬上一抬。

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正是他令人头痛之处。

仲孙双成乐在心头，喜上眉梢，笑道：“多谢前辈，稍待晚辈定要好好地奉敬前辈几杯！”

南宫隐咧嘴笑了，眨眨眼，道：“如今倒不必，日后可不能

少!”

这句话，连燕小飞都听出了毛病，眉头一皱，不由暗暗叫苦，可是，毫无办法，只有装作不懂。

仲孙双成更是羞红了粉靥，娇艳欲滴，垂下螭首。

南宫隐却是三不管地伸手拉住白亮，哈哈大笑道：“走，白老四，咱们且四扰一杯去！”

迈开大步，一摇一晃地，竟然先行而去！

谷地上，就剩下两个了！

仲孙双成强忍娇羞，微抬螭首，美目流波地轻举皓腕肃客：“燕大侠，请！”

客套归客套，到底还是走了个并肩！

这一路，燕小飞鼻中是领略了身旁暗度的阵阵兰麝异香，神情异常舒畅，但一双凤目，却不敢“斜视”半点！

仲孙双成则微低螭首，不发一言。

这种滋味，究竟如何，恐怕只有个中人才能体会。

仲孙双成把客人直让到她那美仑美免、华丽无比的“寝宫”。

“寝宫”那重重纱幔之外，早已摆上了一桌丰盛酒宴，牙箸、玉杯、琉璃盏、金盘银壶、琥珀盅！

分宾主落座，南宫隐是诚心撮合，让燕小飞跟仲孙双成又来了个并肩而坐。

燕小飞既来之，则安之，遂也不再拘束，索性开怀谈笑。

这一席酒，宾主尽欢，一直到日暮时分，方始散席。

四拨称谢声中，燕小飞扶着大醉酩酊的南宫隐，偕同四鼠白亮，告辞而去。

仲孙双成红晕满面，微醺送客。这红晕半因酒意，半因……

主人深情款款，一直亲自送到谷口，眼望客人离去，刹那间在娇靥上浮现出一片难以言喻的复杂神色。

这神色，包含得太多，太多……

入夜，万籁俱寂，谷中更静。

今夜，微有月光，月光下，谷中不见灯火，只有仲孙双成列为禁地的“寝宫”，微透着一线灯光。

仲孙双成身著晚装，一个人儿，娇慵无限，手托香腮，静静地坐在几旁，伴着她的，只有几头那盏孤灯。

几上，摆着一方石砚，砚上架着一枝濡墨羊毫！

笔砚之旁，散放着几张薛涛笺，笺上，是一笔娟美挺秀的小草，仔细看，写的是：

几日行云何处去？

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

……

香车系在谁家树？

……

……

撩乱春愁如柳絮，
悠悠梦里无寻处！”

这是南唐冯延巳的《鹊踏枝》！

另一篇写的是：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是李清照的《如梦令》！

她，就望着这两张笺儿，妙目中蒙上了一层薄雾，出神，呆，看来，这佳人儿是……。

这时，一条高大人影，划空射至，直落谷旁一座山蜂腰，腰，是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海。他隐身暗处先向四周探索。

高大人影隐入树海，树海内，立即响起了一个阴森话声：“了？”

有人答了话，似是那甫隐入树海的高大人影之声：“来了！”